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第一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年·呼和浩特

(内蒙)新登字1号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故事精选

第 一 卷

汪 流 主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印刷分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16 千 插页: 2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204-01964-4/I·306 每册: 6.75元

目 录

一夜风流	(1)
卡萨布兰卡 (又名《北非谍影》)	(22)
翠堤春晓 (又名《伟大的华尔兹》)	(40)
白夜	(51)
普通人	(71)
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	(96)
目击者	(119)
公民凯恩	(140)
东方快车谋杀案	(162)
柔情怜意	(187)
猎鹿人	(211)
火的战车	(235)
母女情深	(253)
金色池塘	(281)
唐人街	(304)
骗中骗	(318)
芳妮和亚历山大	(332)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61)
关山飞渡 (又名《驿车》)	(377)

一夜风流

获1934年第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

最佳女演员、最佳改编剧本奖

编剧：罗伯特·里斯金

导演：弗兰克·卡普拉

主演：克劳德特·克爾伯特

克拉拉·盖博

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

—

迈阿密海港。这是佛罗里达州一个炎热的日子。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泊着一艘艘游艇和滑浪板。亿万富翁安德鲁斯家的“艾尔斯彼恩Ⅰ”号，也象其它即将出航的豪华游艇那样高傲而威严地静静泊着。但是此刻，穿着整洁笔挺的亚历山大·安德鲁斯却焦躁地踱来踱去。他身边站着显得局促不安的船长，手里托着一盘还在冒热气的食物。

“还是不吃，安德鲁斯先生。”

“绝食，嗯？”银行家停止了踱步，猛地转过身，“为什么不往她喉咙里塞？”

“呃，这可不那么简单，呃，先生，要知道——”

“我自己去看她！”

舱房门被打开，一个怒气冲冲的姑娘正准备把一个小花瓶扔过来。她是埃莉，银行家的独生女。埃莉二十刚出头，美丽高

雅，有着大家闺秀的风度，但她也象所有富家小姐那样，娇生惯养，倔强任性。安德鲁斯默默凝视着她，走进舱房。埃莉放下花瓶，狠狠地盯着她父亲。

“你为什么不吃东西？”

“你知道！”

“我并不想干预你的生活，你应当知道为什么，孩子。”

“难道你不明白金·韦斯特利同我结婚啦？肯定地、合法地、确确实实地结婚啦！”

“可我已经安排废除你的婚约了。”

埃莉愤怒地凝视着外面蔚蓝的天空。“除了你不喜欢他以外，你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金。”

“他是个骗子，埃莉。”

“他是我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埃莉停了一会儿，哀求道，“噢，爸爸，放我下船吧。这样把我关起来实在太蠢啦。”

安德鲁斯无动于衷地拿起一块可可桃仁蛋糕，“等这婚约宣布废除，你就自由了。”

埃莉用两只冒火的眼睛瞪着她父亲，猛地掀翻了小餐桌，把食物全倒在他膝盖上。安德鲁斯扔下叉子，朝她走去，出其不意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埃莉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然后猛地转过身，跑出了舱门。“埃莉——”痛苦地闭着眼睛的安德鲁斯醒悟到了什么，赶快追了出去，但是已经晚了。埃莉站在甲板的栏杆上，以一个熟练的跳水动作跃进水里。

二

迈阿密火车站。车站进出口，人群熙熙攘攘地走出来。两个显然是侦探模样的人睁大眼睛盯着走过的每一个人。埃莉依旧保持着大家闺秀的仪表风度，款款地从珠宝店来到火车站，她手中

拿着一只小小的短途旅行袋，连同里面的钞票都是卖了她的钻石手表换来的。很快地，埃莉发现了站在火车站和电报局的侦探，她小心躲避着，随着人流消失在候车室门外。

十五分钟以后，开往费城、纽约的汽车就要出发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感到又热又不舒服。一个刚刚被报社解雇的青年男子——彼得，拎着箱子，试图把一个空座位上的几捆报纸挪开。正在他同司机交涉的时候，埃莉从后面走来，咕咚一声在彼得刚刚腾好的座位上坐下，把旅行袋放在身旁。等彼得微笑着转过身要坐下时，才发现自己费一番口舌和气力得来的座位被一位漂亮姑娘占据了。

“对不起，小姐——”他慢吞吞地说，“你坐的位子——是我的。”

埃莉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什么？”

彼得也目光如炬，“请听我说，我心情很坏，我为这个座位打了一场硬仗，所以——滚开！”

“不！”

彼得大喊一声，“司机！”

“啊？”

“这座位是供两个人坐的，对吗？”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彼得从座位上拿起埃莉的小旅行袋，把它扔到地上。埃莉大衣的衣襟遮住她身边的一小块空位，他把它擦在她的膝上，“挪过去点，小姐。这就叫‘可能是’。”

他扑通一声落了座，埃莉瞪着他，拾起她的袋子，站在座位上，想把它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然而正在这时候，公共汽车突然颠簸了一下，开动了。埃莉失去平衡，恰好仰面跌倒在彼得的怀里，他们几乎鼻子碰上了鼻子，四目相视，满含敌意地互相打量着。埃莉迅速爬起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把背朝着他。

入夜，汽车颤巍巍地驶入一条乡间公路。车里的乘客都昏昏欲睡。彼得靠在座位上，帽子盖着眼睛。埃莉头向后仰，想睡一觉，但是汽车不断地摇晃，使她的头不舒服地摆来摆去，最后她不得不放弃睡眠。突然间，车停住了，司机伸出头：“休息站到了，休息十分钟！”

休息站外面，几个乘客快步地走来走去，一两盏路灯投射出昏暗的光亮。彼得靠在一根灯柱上，偷偷地看着埃莉。埃莉站在汽车的阴影里，把旅行袋放在脚旁。一个不良少年乘客偷偷摸摸地从地上拎起她的旅行袋，拔腿就溜了。彼得向前冲去，转瞬间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跑啦，我没追上。”这时候的埃莉才明白过来，她盯着放旅行袋的地方，“啊，上帝！它不见了！现在我可怎么办呢？”

“莫不是你的车票在袋子里吧？”

“不，”埃莉打开钱包，“可是我现在只有四块钱了。我得靠它去纽约。”

“我去报告司机。”

“不，不必。”

“为什么呢？”

埃莉激动地转身走开，“我不愿意嘛，请别管我的事。”

彼得耸耸肩，嘟哝着：“不识好歹的小东西。”

黎明时分，汽车孤单单地在荒凉的乡间继续着它的旅程。埃莉的头舒适地靠在彼得的肩上，彼得的上衣盖在她身上。汽车开到杰克逊维尔停住了，彼得看着他肩膀上的那个仍在沉睡的脑袋，不禁叹了口气，笑了。埃莉动了一下，睁开眼睛，猛地抬起了头，发现她是睡在彼得肩上，赶忙挺直了身子，“噢，对不起，”她嫣然一笑，“谢谢你的外套。”埃莉尴尬地慢慢转过身，彼得目送她离去，不禁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兴趣。

天真的埃莉不顾司机的警告，坚持要到温莎饭店去。果然，

等她回来时，车子已经离开了。不知所措的埃莉突然看到了悠闲地坐在箱子上的彼得。

“早上好。记得我吗？昨晚你靠着睡觉的那个家伙。”

埃莉瞪大眼睛，“我为此似乎已经感谢过你了。你没有必要把你自已同我连在一起。我能照顾自己。”

一丝嘲讽的微笑挂在彼得的嘴角，“是的。可你也太粗心大意了。这是你的车票。”

埃莉不好意思地接过车票，“噢，谢谢你。”

彼得冷静地盯着她，“你别指望这脱身了，安德鲁斯小姐。”

“什么？”

“哼，你和韦斯特利真是天作之合——”

埃莉打断他，“你准是弄错人了——”

“别捉迷藏啦，”彼得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她。埃莉匆匆读着大字标题，轻蔑地说：“如果你牌出得对，可以从中捞一笔钱。”

彼得勃然大怒：“你不必为我操心，我对你的钱和你都不感兴趣。你、金·韦斯特利、你的父亲，你们在我眼里通通是一文不值的！”彼得转身走开，埃莉瞪着他，气得两眼冒火花。

虽然已经被报社解雇，彼得还是来到了电报局，给他的上司乔·戈登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今年最大的独家新闻恰巧掉到我彼得怀里了。我知道埃伦·安德鲁斯在哪里。之后，他斩钉截铁地对报务员说：“钱由收报人付！”

三

埃莉和彼得又在另一辆开往纽约的汽车上相遇了。埃莉躊躇了片刻，故意从彼得身旁走过，一屁股坐在过道对面一个座位上。彼得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她。

埃莉身旁坐着一个正在读报的推销员模样的男人，他注意到

自己身边坐下了一个漂亮姑娘，视线盯在了埃莉的腿上，脸上渐渐出现淫邪的笑容。接着他索性放下报纸，猥亵地笑着跟埃莉搭讪。埃莉烦死了这个叫沙普利的男人。她回头望着彼得，希望他帮助她摆脱困境，可彼得却故意不理睬她。

沙普利仍在喋喋不休，埃莉忍无可忍，恨不得把他掐死。

“说真的，妹子，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真的……”彼得慢慢站起来，走近他们，指着沙普利，“你，坐到那边的位子上去。”

“你什么意思？”

“我要跟我，噢，妻子坐在一起。”

沙普利脸色大变，谄笑着走到彼得的座位上。

埃莉紧挨着彼得，“谢谢你。”“我这样做不是为你。他的声音叫我神经受不了。”埃莉大感沮丧。

夜间下起了大雨，桥在道森附近被冲坏了，这就意味着今夜汽车无法通过。警察向彼得介绍了一个汽车店。彼得招呼着埃莉，朝一间小屋走去。他站在小屋门口望着埃莉。“进来吧，小家伙，在那儿站一个晚上吗？”埃莉思忖了好一会儿，然后倔强地一甩脑袋，抿着嘴唇，径直朝小屋走去。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除了两张帆布床，一些零星的家具，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个烹调用的小煤油炉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彼得一边把一根晾衣绳拴在屋子中央，一边哼着他心爱的曲调。“噢，忘了告诉你，我登记的是先生和太太。”他漫不经心地说。埃莉一脸傲气地昂起头：

“同你相比，我的朋友沙普利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你要是有任何特别的想法，认为我对你感兴趣，千万丢开它，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头条罢了。”彼得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条毯子，把它挂在晾衣绳上，把房间隔成两半。“看哪，耶利哥城墙！也许它不象约书亚用喇叭吹塌的城墙那么厚，却比它安全得多。你看，我并没有喇叭。”埃莉瞥了一眼毯子，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悄悄走到自己床边。

这样，两个曾经互不认识，互相蔑视的年轻人住到了同一间屋子里，被一堵“牢不可破”的耶利哥墙隔开。在两个人都感觉非常微妙而危险，充满异性吸引力的气氛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夜，友谊和好感在悄悄滋生。

第二天，彼得起了个大早。他把埃莉搭在毯子上的衣服熨好，又从外面买来了早餐。埃莉在淋浴之后，非常愉快地同彼得一起享用了他们的并不丰盛的食物：一个鸡蛋、炸面包圈和黑咖啡。突然门外传来了房东同两个男人谈话的声音。彼得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是侦探！埃莉吓坏了，彼得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把埃莉的头发弄乱，往她嘴里塞了几根发针，故意大声喊叫，好让来人听见。埃莉也配合得很巧妙。把两个侦探弄得不知所措，只好退了回去。房东一边走还一边解释：“我告诉你们，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嘛！”

四

几天来报纸上连续登载了关于银行家女儿失踪，悬赏一万元的报道。沙普利全神贯注地久久凝视着照片，然后他慢慢朝汽车后部回过头去，那里一群人正在唱《荡秋千的人》这支歌。埃莉也在其中，兴高采烈地唱着，笑着。突然一个小男孩哭喊起来，他妈妈晕倒了，原来小男孩的妈妈要到纽约去找工作，因为饥饿过度晕倒了。埃莉非常同情，她从彼得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给了小男孩。这时候汽车陷进了公路的一个泥坑里，沙普利乘大家围作一团议论纷纷时，鬼鬼祟祟地向彼得走去。

“喂，兄弟，要看看我的报纸吗？”

“谢谢。”

“你看这条新闻，要能弄到那一万元，可真够美的。”

“嗯，是吗？”

“要是我碰上那女人，我和你对半分。”

“我们最好离开这一群人，这种事只能私下里谈。”

彼得和沙普利离开喧闹的人群，朝路边的一簇灌木林走去。

“幸好我碰上你，我还需要你这样的人。”彼得说。

“说真的，你算找对了人。”

“我可以给你一挺机关枪，往北去可能要同警察开火。”

“你不是绑架她吧，是吗？”

“还能是别的吗？”彼得神气十足地说：“一万块？小意思！我们劫持她要价一百万——”

沙普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哀求彼得说他还有老婆，有两个孩子，可不能牵连进去。最后彼得让他赌咒发誓，决不泄露机密，才放他回去。

.....

彼得和埃莉也不再乘车，徒步而行。彼得劝埃莉打电话给她父亲，因为他们已经身无分文，埃莉给小男孩的那张钞票是彼得的仅有财产了。可是埃莉宁愿饿肚子也不肯向父亲求援。夜幕笼罩下的一条小河横在他们面前，彼得背着埃莉蹚了过去。他们来到奶牛牧场外围的一个干草堆旁，彼得放下提箱，观察着地形，埃莉望着他。

“看样子，这是最好的地方啦。”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露宿吧？”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至于我，倒是想尝尝露宿的滋味。”

“彼得——”

“什么？”

“我饿啦，而且——而且怕。”

“你不可能同时又饿又怕，要是你怕，饿就吓跑了。”

“不，”埃莉争辩着，“要是饿比怕厉害，就吓不跑。”

“好吧，好吧，你赢了。现在我在铺床。”

彼得忙着张罗起来，从草堆上拉出干草，把它铺在地上，替埃莉铺床。埃莉先是漫无目的地踱着步，接着她蹲下身，注视着彼得，眼睛里充满着柔情。她逐渐地，毫无疑问地对他产生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兴趣和好感。他为她铺床无疑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亲密气氛。彼得似乎没有觉察出埃莉眼中的柔情，依旧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但是他停了一会儿，瞥了埃莉一眼。那是一种渴望的眼神。他很快就抑制住自己，更加卖劲儿地为她铺床，还一边叨叨着：“把一个已婚女人带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唉，我真是一个少有的傻瓜。”

埃莉站起身，满腹心事地打量着她的床。

“我的衣服都要弄皱了。”

“嗯，那就都脱掉好了。”

“什么？”

“好吧！那就别脱，一切请便。只是别再喊叫啦。”

埃莉气愤地膘了他一眼，小心翼翼地跪下来，唉声叹气地用手掌拍打着干草的床，闷闷不乐地折腾了一阵，最后伸了伸腰，尽可能地舒服一下。她仰面躺着，双手枕在头低下，凝望着星空。“你近来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如果你讨厌我，可以走开。我会自己走。”没有反应。“嗯？彼得，彼得！”她倏地坐起来才发现彼得不在身边，她感到非常恐惧，大声地叫着彼得。

“怎么回事？”彼得夹着个大西瓜跑过来。

“哦，彼得，”埃莉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无拘无束地吸泣起来。

彼得用一只空着的手把她的胳膊从她的脖子上拿开，走到一旁，“吃吧，给。”

“现在我不想吃了，我吓坏了，吓得——”

“唉呀，你能叫人发疯。”

彼得使劲一脚把西瓜踢开，咕咚一声就倒在床上。埃莉也走

到她的床前，躺下来。这时候，她看上去已经远远不是亚历山大·安德鲁斯的娇生惯养、自以为是的小淘气了。相反地，她是一个全仗彼得来保护的、无依无靠的孩子，只要对她客气一点，温存和体贴一点，她就感激不尽了。她满怀希望地朝他那边膘了一眼，但是彼得梦幻般地凝视着星空。埃莉绝望地转过头，就在这个时候，彼得也用眼角斜乜着她。然后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爬起来，抓起他的上衣，给埃莉盖上。当他俯下身去替她塞紧上衣的时候，他们的脸离得很近。埃莉感到颤栗、恐惧和惊惶，却又充满期待——她知道要是他突然把她搂在怀里，她可能会多么软弱无力。彼得避开她的视线，在诱惑面前，他的抵抗力正在消失。他替她塞紧上衣，迅速转身走开。但是埃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依旧柔情万种，但幽幽的，还有些许悔恨。过了好久，埃莉才转过身，睁大眼睛，定定地凝视着天空。

五

第二天，彼得和埃莉仍在赶路，可是埃莉一瘸一拐，愁容满面，实在走不动了。两人商量在路边岩石上等着搭个便车。

“有牙签儿吗？”

“没有。不过我有一把小刀。”

“我牙缝里有干草！”

彼得把干草轻轻地从她的牙缝里剔出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胡萝卜，一点点地咬着。

“你在吃什么？”

“胡萝卜。”

“生的？”

“要么？”

“不！真奇怪你就找不到我能吃的东西。”

“你别想叫我到处去为你乞讨。”

正说着，一辆小轿车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两个人都跳了起来，又垂头丧气地坐下。

“要是谁也不停车，我们怎么办？”

“噢，他们会停的。没有关系。问题是要知道怎样招呼他们。唔，我想写一本有关的书，书名叫《搭便车者如何打招呼》。”

“你真是多才多艺呀！”

“这很简单，功夫都在大拇指上。当然巧妙各有不同。这决定于你的感情。比如这种短促、急速的动作，表示你不在乎他停不停车。再比如这种，这是个可怜虫，又冷又饿——”这时一辆小汽车正由远而近地驶来，彼得整顿衣服，说声“看我的。”就走到公路上要实践他的大拇指工夫。然而汽车疾驰而过，扬起一阵尘土落在彼得脸上，撇下他茫然失措地呆立着。这样一连几辆车，都是呼啸而过。彼得解嘲地说：“看来我不必写那本书了。”“是呀，现在该看我的了。”埃莉慢慢站起来，只见她把裙子撩到膝盖上，假装扣紧袜带。她的诱人的大腿完全展现出来。几乎同时，一辆福特牌敞篷轿车带着急刹车的尖叫声和摩擦声，停住了。

他们坐在车后座上，埃莉得意洋洋地望着彼得。司机丹克尔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矮胖，下巴松弛。他正唱着某歌剧中的一段，突然停住，朝后座上的埃莉和彼得回过头来，“那么说，你们是刚刚结婚啦？嗯，真不错。假如我还年轻，我也愿意搭便车度蜜月。搭便车沿着——沿着——沿着——沿着大路驰骋——”

汽车驶入一条荒凉公路。那里有一辆流动快餐车，丹克尔建议停下来吃饭，囊中羞涩的彼得勉强回答“不饿”，掏出胡萝卜来啃，然后他带埃莉下车“活动活动腿脚”，他们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丹克尔从流动餐车的门口走出来，鬼鬼祟祟地打量着四

周。他看见埃莉和彼得走开去，忙跳进汽车，发动引擎，把车子开走了。彼得和埃莉听见马达声，转过身来，吃惊得瞠目结舌。彼得把上衣扔给埃莉，急起直追那辆福特。过了一会儿，那辆福特车拐过弯来，彼得坐在方向盘后，看上去象刚刚打过仗——埃莉朝他跑去。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彼得！你没事吧？”

“快，快上车！”

“出了什么事？不过是个路贼。他搭乘客，然后拐他们的东西溜号，真是无法无天！”

“你为这部车子，给了他什么？”

“一顿狠揍！”

.....

“呃，这胡萝卜——你还有吗？”

彼得温存地瞥了她一眼，“你用不着吃胡萝卜啦，刚才路过一个池塘，里面有些鸭子。”

埃莉快活得伸过头去吻他的脸颊，彼得高兴得容光焕发。

六

安德鲁斯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他的对面坐着金·韦斯特利——一个身材挺拔、相貌英俊和自作聪明的花花公子。

“我没有改变主意，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喜欢你！不是吗？”

“好吧。我没有为此烦恼过一分钟。埃莉和我已经结婚。因为我们相爱，我不会毁约的。”

安德鲁斯显然有些着急，“是的，我知道。昨天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撤销了我的反对意见，恳求她回家，但我一直没得到她的回音，显然她不信我——”

“她凭什么相信你？她——”

“好啦，”安德鲁斯指着旁边的一间屋子，“那里都是记者。我要你发表一个声明，说你同我谈过了，说如果埃莉回家来，我将不干涉你们的婚姻。你愿意这样做吗？”

“当然。”

安德鲁斯打开门，一群记者把他们团团围住。

在僻静的公路旁，埃莉手执一张报纸陷入了沉思。醒目的头条新闻赫然写着“安德鲁斯撤销异议。工业巨头同飞行家和解。‘一切同意。回家吧，亲爱的’。”这时候彼得的喊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原来彼得已经跟店主人谈妥，同意让他们住一间小屋。这间小屋跟他们住过一夜的那个汽车店小屋大致相仿。埃莉走到窗前，忧郁地眺望着窗外。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令人紧张的沉默，双方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似乎都为这最后一段旅程生出无限眷恋和悲哀。彼得从箱子里拿出绳子，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他回忆着，重又拿起它，然后转身，着手把它拴起来。

“是筑耶利哥墙吗？”

“对！耶利哥墙。”

又是一阵沉默。现在他们被毯子隔开了。

“彼得，到了纽约我能同你见面吗？”

“不必啦。”

“为什么不？”

彼得看了看耶利哥墙，思忖了一会儿，平静地说：“追求已婚女人不是我的方针。”

埃莉上了床，眼睛注视着天花板。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爱上什么人吗？”

“我吗？”

“是的。你一点儿也没想到过吗？我觉得你能使所有的姑娘